

現代這個社會，我們常常聽到有仿冒的事情發生，在世界各地都有，有些地方多，有些地方少，所以無論買什麼東西都有假的，特別是名牌；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，仿冒的產品就連專家，有的時候都辨別不清楚。日用品我們買到假的，受害還不算太大；特別是醫藥，買到假的藥，不但是不能治病，反而把病加重，這種仿冒害人就深了，造的罪業也就重了。

世法如此，佛法也不例外，佛法裡面也有仿冒的，也有假的，這是我們學佛的人必須要辨別清楚，否則的話，受害之深比買到假的藥還要嚴重。你買到假藥，頂多吃的不對症，病不但不能治好，反而加重，甚至於死亡，死亡是生命，害死了生命；可是我們修學佛法要學到假的，那斷絕了法身慧命。法身比這個肉身要重要很多倍，簡直是不能比！斷人生命，佛菩薩能救，斷人法身慧命，諸佛如來都沒有辦法救援。這些常識、道理我們要明瞭，決定不能犯這個過失。

好像是在去年，我們曾經講過《彌勒菩薩所問經》，也就是《大寶積經》裡面的一會，《發起菩薩殊勝志樂經》，佛在這個裡面告訴我們，障礙弘法，擾亂道場，障礙人學佛，這種罪業招來的苦報不堪設想，經文裡面講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所以這部經我們要大力地去弘揚，希望大家明白這個道理，了解這些事實，避免造這些罪業。這是有意無意都影響到正法的弘揚，斷絕許許多多眾生的法身慧命。圖的是什麼？眼前一點點小利而已，不知道後患無窮，不知道苦報的可怕，這是愚痴到了極處，才在佛法上做仿冒的工作，說一些似是而非，欺騙一切善良的信徒。

大陸學佛的同胞非常熱忱，也非常單純，我幾次去訪問，接觸到那邊的大眾，我深受感動。最近聽說她到東寧女眾道場去講演，又胡說八道，妖言惑眾。這樁事情必須要澄清，她不能代表我們淨宗學會，不能代表華藏圖書館。從這個事例，我想造謠生事不止她一個人，不守法離開圖書館被韓館長開除的，有好幾個人。從這個事例，你們諸位同修要好好的記住，以後自己有道場，收容徒眾、學生，要特別小心謹慎。我們算是夠小心的了，凡是到圖書館來出家的人，都不是隨便收的，都是有很可靠的或者是法師、或者是信徒們介紹的，多少對他底細也知道一些。

最近這個一、二十年當中，我跟韓館長都常常在國外弘法，國外也建立幾個道場，對台灣這個道場照顧就欠周到了，這發生這些事情。這是我們特別為大家澄清的，這個人是我們道場開除了的人，希望大家對她所說的話要留意，她不代表淨宗學會，她也不代表華藏圖書館，她也不算是我的學生，我對她印象都不清楚。

另外還有一樁事情，這是聽說從西安那邊有人說，他說是淨空法師講的，繳十萬塊錢人民幣，念佛一週，就可以往生。這個謠言造得太巧妙了，居然還有人繳錢給他，哪有這種道理！這樣一來，連阿彌陀佛都收賄賂了，這還得了嗎？如果聽信這個謠言就繳十萬塊錢給人，你看看一個星期能不能往生，如果真的不能往生，是不是被他陷害了，哪有這種愚痴的人？我們在美國聽說灌頂，灌頂一次有美金二十塊到五十塊的。曾經有人問我，我在那邊給人傳授三皈，傳授一次三皈要多少錢？他們告訴我，現在一般的群眾，價錢愈高人還愈多，他覺得什麼？那是真的；如果說不要錢，不要錢靠不住，恐怕是假的，沒人來。社會的怪現象、怪心理、怪想法，真是愚痴到了極處！

我在這一生，最初學佛的時候，接觸章嘉大師，受章嘉大師的

教誨，我一生都不違背，決定不問任何人要一分錢，自己一生的生活所需，章嘉大師告訴我，他說：你放心，統統佛菩薩替你安排。我就真聽話了，我相信他老人家講的話，自己遇到再大的苦難，我也不會問人家要一分錢。哪有這種道理？所以我出家之後，因為到處講經弘法，遇到了許許多多困難，嫉妒、障礙。在台灣，一般的道場都是以法會、經懺為主，縱然有講經說法，一年有個一次，一次也不過一個星期、十來天，點綴一下而已。我們講經就會給道場帶來麻煩，麻煩在哪裡？信徒來聽經，對講經的法師總是特別恭敬，總是有一些供養，這些道場有些就受不了了，所以我被逼著走投無路，無法立足。任何一個寺廟，我去求個情去掛個單都不行，他們提出一個條件，你到我這個寺廟來，你不要講經，你每天趕經懺、作佛事，歡迎。這樣去掛單哪個寺廟都歡迎，這不是我出家的目的，我出家不是為這個，所以我們個人堅持個人的，那就談不攏了。

遭遇到這個困難，逼著走投無路，以後遇到我的一個聽眾，就是三十年來護持的韓館長，我們建立一個佛教圖書館，她當館長，韓鎡居士。她是北方人，大連人，性格豪爽，了解我這個狀況，她幫助我，她叫我住在她家裡，我在她家裡住了十七年，沒有道場住。那個日子很難過，外面人看到，這個人僧不僧，俗不俗，說話多難聽。不容易，堅持到十七年我們才有一個小道場。住在她家裡，她到處去張羅，租地方，借地方，借人家的辦公室，租人家的空房子，使我講經不中斷，我們過的是這種日子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在台灣佛教界裡面，對我沒有恩德，沒有幫助，對我最大的幫助是韓館長他們一家。

我從來沒有起個念頭要建一個道場，沒有這個念頭，而且我反對建道場，道場太多了，何必要再建？勞民傷財，增加信徒的負擔

，我們於心不忍，賺錢不容易。圖書館這個道場建立，緣起是我們曾經有一度租借佛教會的講堂來講經，台灣佛教會的講堂，我們講經要租他的場所，到後來遇到一個因緣他不租了，我們加倍給租錢給你，加倍也不租了。這個樣子聽眾非常憤慨，來找我、找韓鎡居士，說：我們大家湊一點錢，我們自己買個道場，不要受人家氣了。所以我們道場是這樣成就的，不是我們募捐，是聽眾發脾氣發出來的，所以自然成就的，不是去募捐，不是去化緣，這麼成就的。原先地方不太大，最初只有五十坪，以後擴展到一百坪，一百坪就是三千六百尺，大概跟這個大樓一層，就一層這麼大。這個二十多年來，現在差不多我們道場將近有三百坪了，也就等於這個大樓三層的面積，都是自自然然成就的，沒有向人家要錢。

第二個道場，在台灣，就是佛陀教育基金會，大陸同修有不少到台灣去見過，這是簡豐文居士供養的。簡居士也是早年聽眾之一，他是個建築師，蓋這棟大樓的時候他來告訴我，他發心捐一層，他那個房子也是八層，跟這個差不多，大小也差不多，每層是一百坪，一百坪就是三千六百平方英尺。送給我之後，那時候我還沒接收，不敢接收，因為道場要開銷，我要接收過來我哪有那麼多錢開銷。所以他有這個誠意，把所有權狀送過來的時候，我就問他，我說：你是不是想陷害我，你存的是什麼心？他跪下去：沒有！師父，我是供養你弘法，講經說法，我怎麼敢陷害你？我說：你怎麼不是陷害我，這個大樓要不要開銷？他說：那當然要開銷。我說：你要我到外頭去化緣來養這個道場。他這一聽就愣住了。我從來沒有化過緣，我說：你這個道場一個月要多少錢開銷？他那個時候算，他說至少要台灣錢要六萬，一個月要六萬塊錢開銷。我說：我哪有這個錢？我說：你每個月拿六萬塊錢來，我就接受，你要每個月不拿六萬塊錢，你送給別人，我不要。他也很聽話，每個月送六萬

塊錢來，送了三年，三年之後，這個道場的收入夠開銷了，還有一點多餘的，我就告訴他，我說：你那個錢不要拿了。他拿了三年。我怎麼會問人家要錢，哪有這種道理？

在美國的道場也都是自然成就的，很多人到美國達拉斯，現在達拉斯那個地方，我也不喜歡，館長也不喜歡，偏偏那個地方緣成熟，有人送錢去，建了一個道場，那個道場總共用了美金一百五十萬，出錢的人沒有超過十個人，大概只有七、八個人，道場是這麼建立的。所以很自在，不看人臉色，怎麼可以問人要錢？最近達拉斯佛教會有個護法，那邊有個護法會，主任委員是陳居士，他發心要建一個大講堂，來跟我商量，我說我沒有錢，錢從哪裡來？他說他有辦法。我說你建這個道場，建這個講堂要建多大？他打算建三萬尺。美國現在建大的建築物，公共設施，鋼筋水泥的這個建築物，大概一平方英尺要一百塊美金，三萬尺就要三百萬，這個數字很大，我說你有辦法？他說：有，很容易。我說：好吧，你去建。

結果他回去之後，美國那邊有同修傳真給我，說他到處化緣，我立刻就打電話給他，我說：不要做了，決定不可以做。所以我限定他，如果你這三百萬，出錢的人不超過十個人，可以做，超過十個人以上，不做。現在停止了，不做了。我一生都沒有化過緣，你拿著我的名義到外面化小緣，成什麼話！決定不可以。我今年七十多歲了，還幹這種事情，那不是叫人笑話嗎？尤其現在科技發展到高峰的時代，道場實在不要大，樓上我們那個小的錄影室就行了，我們的錄影帶拿到衛星去傳播，全世界都收聽得到，何必要搞大道場？何必要勞民傷財？不可以做的。

我到這邊來，跟李木源居士講，我最重要的，是要錄影室，所以我台灣華藏圖書館、基金會、美國達拉斯道場、聖荷西的道場，那是館長私人建的，她兒子拿錢的，沒有向外募捐，私人的、還有

澳洲這個道場，我這幾個道場都有錄影室。我們今天講經弘法，最重要的是要流通錄音帶跟錄影帶，以這個為主，聽眾多少這個無所謂。所以木源居士了解這個狀況，他也派人到台灣去參觀，回來的時候建這個錄影室，他知道他不建錄影室，我在這裡住的時間不會長久。這個建得不錯，比我華藏圖書館的大，我圖書館錄影室沒有這個大，比這個小一些。

凡是拿著我的名義到處去化緣、要錢的，我過去在講經的時候都講過，講演的時候也曾經講過，全是假的，決定不是事實。過去有一些同學曉得，我在中國大陸的學校設立獎學金，居然也有人用這個名義在外面募捐，我在洛杉磯講經的時候有人告訴我，我聽到搖頭，我做獎學金這六十個學校，每年需要美金十萬塊錢，這個錢決定不是化緣化來的，錢從哪裡來的？我在各地方講經，有些同修見面都會送個紅包給我，我這個收入，估計一年一定超過美金十萬塊錢，我自己沒有用錢的地方，拿這個錢做獎學金，這個獎學金是這麼來的，不是化緣來的。

從今年起，我把頒發獎學金的這樁事情交給李木源，交給此地的淨宗學會，我自己有一些積蓄，都是做獎學金的基金，我把這個基金送給這邊新加坡的淨宗學會，他們那個時候買大樓需要錢，向銀行貸款利息太高，我勸他盡量不要向銀行貸款，我把我的這些全部給他。他們接受了，所以往後這個獎學金我也不要拿錢了，年年由他們道場來發，我就不要錢了。所以現在在哪一個道場，人家供養我的紅包，我全部就送給這個道場，我就不要了。我在居士林講經，星期六、星期天這兩天講經，他們前面有供養法師的一個箱子，一個星期大概平均數可能有四千到五千新加坡錢，全部給淨宗學會，在哪一個道場，都全部給哪個道場。

這次我到澳洲雪梨華藏寺，在那邊他請我跟大家結緣，見見面

，收的紅包也不少，全部給他們的當家師，統統拿去。還有一個外國人的道場，也非常難得，請我去供齋，他們請我吃飯，也有不少信徒送了一大堆紅包，全部歸他了，歡喜！我一分錢都不帶，哪裡會要錢？哪有這種道理。十萬塊錢就買得一個往生，你說這不是笑話嗎？這是愚痴到極處。我們上一屆同學曉得這個事情告訴他，他聽了不相信，他說除非淨空法師自己說，他才相信。你看這個人怪，這個繳十萬塊錢，念佛一週，就可以往生，這不是我說的，你在哪裡聽到我說這個話？那你為什麼會相信？這個年頭許多愚痴眾生，聽騙不聽勸，信假不信真，你說可憐不可憐！

學佛，諸佛菩薩是世間一切人的最佳榜樣，最好的模範，這個我們在講席當中常說，絕不欺騙人，絕不害人，決定不擾亂社會，凡是幹為非作歹的，假佛教，這是冒充的佛教，這是犯法的。新加坡政府值得我們讚歎，他們對於這些假的防範很嚴，我們雖然住在新加坡，新加坡一般不是佛教的場所，請我們去講演，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，我去年在南洋理工學院去講演的時候，都要拿到政府批准。這個絕對不是說言論不自由，這是政府對人民精神生活的保障，怕你隨便說話，亂說話，妖言惑眾，欺誑眾生。一、二個人受害事還小，社會大眾受害，那政府不能不負責任，所以這個做法正確的。

過去演培法師在世的時候，演培跟我是老朋友，我們很談得來，因為都是講經的法師，他就曾經有一次問我，他說你到底是贊成民主，還是贊成皇帝的專制？我說：我喜歡皇帝專制，我不喜歡民主。他說：你思想落伍了。我說：我不落伍，我有我的看法，我有我的一番道理。諸位要知道，從前帝王比現在民主的總統，對這個國家、對老百姓那個負責任的心要重，一個總統一任只有四年，等於他是來作客，不是他的家；從前帝王他一代傳到他的子孫，所以

對於子孫的教導非常嚴格，為什麼？有一個差錯他的政權就丟掉了，就被人家取而代之了，所以他小心翼翼，他真負責任。

你要是看到，你說以往的我們沒有看到，清朝的這些歷史我們比較熟悉，在《四庫全書》裡面，你看到清朝過去這些帝王批的這些奏章，有很多地方我們看到很感動，底下大臣有個什麼建議，什麼大的工程，帝王批的時候，這個事情不能做，做了勞民傷財，以後在歷史上人家會罵我，他這樣批法，他不是不明白，不是糊塗。凡是糊塗昏君，他那個朝代就保持不了幾年，皇帝發昏的時候國家就要亡了。所以這個繼承人都是受最好的教育，請國家第一等的好老師來培養他、來教導他，真負責任。

民國初年，孫中山先生很了不起，他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，他的思想是把帝王的專制跟西方的民主融合成一體，這個理想高！這是什麼理想？一黨專政。因為在過去，國家的政治是操縱在一個家族手上，這是帝王專制，所以孫先生的思想，我們集中全國的人才，我們組織一個集團，取代這個家族來治理這個國家，這個高明，有專制跟民主的優點，而沒有缺點，所以孫先生建國這個理想並沒有有第二個黨派的。非常可惜，他死得太早了，他是個真正讀書人，中國歷史淵源他清楚，西方的文化背景他也了解，一切都是為了社會安定，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的福祉，沒有個人的利害得失，這是佛菩薩，這是政治家，佛法裡面講的真實智慧，「惠以眾生真實之利」。

這是我們同學們經歷這番事情，吸取這個經驗，以後我們自己處事待人接物要小心謹慎，也要勸告一切大眾，頭腦要清醒，不要隨便聽人家的話，涉及到這些錢財的事情，最好查證一下，現在打電話、傳真都很方便，可以傳真到台灣華藏圖書館，或者佛陀教育基金會，去問問有沒有這個事情。像悟智法師在大陸上活動，我們



沒有派任何一個人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活動，沒有，只是今年許多地方找我講經，找了十多次，我沒有辦法，實在分身乏術，派悟道法師到美國、加拿大去走了一趟，這是第一次派出去的；從來沒有派遣任何一個人到各個地方去講經說法，沒有。所以凡是冒名到外面活動的，與我們都不相干，我們不負這個責任。

在台灣現在出去講經的，有悟有法師、悟全法師，他們兩個人在台灣各地方在練講，這是我們答應的，講完之後都要回到圖書館。仿冒的這些事情層出不窮，必須要大家覺悟、明瞭，了解我們基本的理念，他們這些做法與我們基本的理念完全相違背，那就決定不是事實。我們心能安住在正法上，自行化他，幫助社會安定，家庭和睦，人人幸福，這就是正法，這是釋迦牟尼、諸佛如來教導我們的，我們應當依教奉行，希望大家能夠辨別邪正，不再被這些邪師欺騙。《楞嚴經》上說「末法時期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，這也是屬於這一類的，要有智慧辨別，不被他欺騙才好。